佐治藥言

續佐治藥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佐治藥言

汪輝祖纂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佐治藥言

佐治藥言序

汪君龍莊精於吏治自其少佐人歷三十餘年今將謁選而自爲之著佐治藥言以授學者余覽之善焉夫君子之佐人與其自爲一也爲吏之道安靜不擾惸惸幅無華遇事加詳愼焉不得已而用刑罰其哀矜惻怛之意寓於訊讞精核之中此所以爲慈惠之師也今君之所著者大旨不越乎此而其要尤在以義正己而卽以義處人昔歐陽文忠公不受范文正公陝西幕中辟命而以書規之曰古人所與成事必有國士共之士以身許人固亦未易文忠公之自重如此而文正公嘗有言曰吾幕中辟人必其可以我師者則吾心有所嚴憚然則文正之辟文忠固深知文忠者而文忠當時則猶未深知文正也然既未深知則其不苟於就固君子自重之道宜然此所以兩賢卒深相知也今君自述三十餘年所佐凡十餘人皆深相契合有師友之義而君尤凜然自重不苟去就庶幾古人之風也哉君今自爲矣是書固佐治之藥石而吾尤樂以此觀君之所以自爲也乾隆五十一年歲在柔兆敦牂季夏月旣望江西新城魯仕驥撰

自序

昔我先君子業儒未竟。治法家言。依人幕下。不二年罷歸。曰。懼損吾德也。後尉淇以廉惠著稱。余不幸少孤家貧。年二十有三。外舅王坦人先生方令金山。因往佐書記。明年外舅解官持服。常州太守胡公、賞余駢體文。招之幕下。閒以餘力讀律令。如有會心。稍爲友人代理讞牘。胡公契焉。比胡公遷蘇松糧儲道。余與偕行。凡六年。事之關刑名者。皆以相屬。則無不爲上游許可。而見入幕諸君。歲脩之豐者。最刑名。於是躍然將出而自效。嫡母王太孺人。生母徐太孺人。同聲誡止曰。汝父嘗試爲之。懼其不祥。今吾家三世單傳。何堪業此。余則跽而對曰。兒無他長。舍是無以爲生。惟誓不敢負心造孽。以貽吾母憂。苟非心力所入享吾父。或吐及不長吾子孫者。誓不敢入於橐。二母曰然。兒愼毋誑。不惟汝父實聞此言。天高聽卑。鬼神皆知之矣。明年、余遂以刑名學入長洲幕。時乾隆二十五年也。迄於今二十有六年矣。夙夜凜栗。不敢違先人之訓。重吾母九原怨恫。顧以余之迂樸戇愚。不解諧時。而二十六年之中。未嘗一日投閒。所主者凡十四人。性情才略。不必盡同。無不磊落光明。推誠相與。終始契合。可以行吾之素志。歲脩所入。足資事畜。其諸分所當爲之事。皆次第爲之。取給脩入而無所於歉。嗚呼、幸矣。抑天之愍其誠而不窮其遇者。拙者之報。固若是其厚歟。今主人王君晴川。以告養去職。余亦行將從宦。孫甥蘭啓。將有事讀律。請業於余。因就疇昔所究心者。書以代口。而題其端曰。佐治藥言。良藥苦口而利於病。或未必無裨乎。書竟。并撤館中

舊聯授之。其詞曰。苦心未必天終負。辣手須防人不堪。蓋亦懸之二十六年矣。嗚呼、余之所以自箴者如是。自是而往。亦唯嘗存此心。以無負吾先訓而已。吏之職不一。佐吏之事亦不一。州縣刑名其一端也。余以素業於此。故言之獨詳。他所不及者。因端而擴充之。夫亦視乎其人而已。乾隆五十年中秋前五日。蕭山汪輝祖書於苕溪寓齋。

佐治藥言目錄

盡心
盡言
不合則去
得失有數
虛心
立品
素位
立心要正
自處宜潔
儉用
範家
檢點書吏
省事

詞訟速結
息訟
求生
愼初報
命案察情形
盜案愼株累
嚴治地棍
讀律
讀書
婦女不可輕喚
差稟拒捕宜察
須爲犯人著想
勿輕引成案
訪案宜愼
勤事

須示民以信
勿輕出告示
慎交
勿攀援
辦事勿分畛域
勿輕令人習幕
須體俗情
戒已甚
公事不宜遷就
勿過受主人情
去館日勿使有指摘
就館宜慎

佐治藥言

清　蕭山汪輝祖撰

盡心

士人不得以身出治。而佐人爲治。勢非得已。然歲脩所入。實分官俸。亦在官之祿也。食人之食而謀之不忠。天豈有以福之。且官與幕客。非盡鄉里之戚。非有親故之歡。厚廩而賓禮之。什伯於鄉里親故。輔職守之所繫。倚爲左右手也。而視其主人之休戚。漠然無所與於其心。縱無天譴。其免人譏乎。故佐治以盡心爲本。

盡言

盡心云者。非徇主人之意。而左右之也。凡居官者。其至親骨肉。未必盡明事理。而僚僕肯吏。類皆頤指氣使。無論利害所關。若輩不能進言。卽有效忠者。或能言之。而人微言輕。必不能動其傾聽。甚且逢彼之怒。譴責隨之。惟幕友居賓師之分。其事之委折。既了然於心。復禮與相抗。可以剴切陳詞。能辨論明確。自有導源迴瀾之力。故必盡心之欲言。而後爲能盡其心。

不合則去

嗟乎。盡言二字。蓋難言之。公事公言。其可以理爭者。言猶易盡。彼方欲濟其私。而吾持之以公。鮮有不齟

齬者。故委蛇從事之人。動曰。匠作主人模。或且從而利導之。曰。箭在弦上。不得不發也。嗟乎。是何言哉。顚而不持焉。用彼相利。雖足以惑人。非甚愚暗。豈盡迷於局中。果能據理斟情。反覆於事之當然。及所以然之故。抉利害而強諍之。未有不悚然悟者。且賓之與主。非有勢分之臨也。合則留。吾固無負於人。不合則去。吾自無疚於己。如爭之以去就。而彼終不悟。是誠不可與爲善者也。吾又何所愛焉。故欲盡言。非易退不可。

得失有數

或曰。寒士以硯爲田。朝得一主人焉。以言而去。暮得一主人焉。又以言而去。將安所得爲之主人者。嗚呼。是又見小者之論也。幕客因人爲事。無功業可見。言行則道行。惟以主人之賢否爲賢否。主人不賢。則受治者無不受累。夫官之祿。民之脂膏。而幕之脩。出於官祿。吾戀一館。而坐視官之虐民。忍乎不忍。且當世固不乏賢吏矣。誠能卓然自立。聲望日著。不善者之所惡。正善者之所好也。故戀棧者。或且窮途偃蹇。而守正者。非不到處逢迎。

虛心

必行其言者。弊或流於自是。則又不可。賓主之義。全以公事爲重。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幕之智。非必定賢於官也。特官爲利害所拘。不免搖於當局。幕則論理。而不論勢。可以不惑耳。然隔壁聽聲。或不如當場辨色。亦有官勝於幕者。惟是之從。原於聲價無損。意在堅持。間亦僨事。故士之伸於

知己者。尤不可以不虛心。

立品

信而後諫。惟友亦然。欲主人之必用吾言。必先使主人之不疑吾行。爲主人忠謀。大要顧名而不計利。凡與主人相依。及效用於主人者。率惟利是視。不得遂其所欲。往往易爲媒孽。其勢既孤。其間易生。稍不自檢。毀謗從之。故欲行吾志者。不可不立品。

素位

幕客以力自食。名爲傭書。日夕區畫。皆吏胥之事。而官聲之美惡繫焉。民生之利害資焉。非與官民俱有宿緣。必不可久居此席者。自視不可過高。高則氣質用事。亦不可過卑。卑則休戚無關。

立心要正

諺云。官斷十條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爭者公私之別而已。公則無心之過。終爲輿論所寬。私則循理之獄。亦爲天譴所及。故立心不可不正。

自處宜潔

正心之學。先在潔守。守之不愼。心乃以偏。吾輩從事於幕者。類皆章句之儒。爲童子師。歲脩不過數十金。幕脩所入。或數倍焉。或十數倍焉。未有不給於用者。且官有應酬之費。而幕無需索之人。猶待他求。夫何爲者。昔有爲余說項者。曰。此君操守可信。余聞之怫然。客曰。是知君語也。夫何尤。余應之曰。今有爲淑女

執柯。而稱其不淫可乎。客大笑而去。

儉用

古也有志。儉以養廉。吾輩游幕之士。家果素封。必不忍去父母離妻子。寄人籬下。賣文之錢。事畜資焉。或乃強效豪華。任情揮霍。炫裘馬。美行膳。已失寒士本色。甚且嬖優童。狎娼妓。一讌之費。賞亦數金。分其餘貲。以供家用。嗷嗷待哺。置若罔聞。當其得意之時。業爲識者所鄙。或一朝失館。典質不足。繼以稱貸。負累既重。受恩漸多。得館之後。情牽勢絆。欲潔其守。終難自主。習與性成。身敗名裂。故吾輩喪檢。非盡本懷。欲葆吾眞。先宜崇儉。

範家

身之不儉。斷不能範家。家之不儉。必至於累身。寒士課徒者。數月之脩。少止數金。多亦不過十數金。家之人目擊其艱。是以節嗇相佐。游幕之士。月脩或至數十金。積數月寄歸。則爲數較多。家之人以其得之易也。其初不甚愛惜。其後或至浪費。得館僅足以濟。失館必至於虧。諺所謂擱筆窮也。故必使家之人。皆知來處不易。而後可以相率於儉。彼不自愛者。其來更易。故其耗更速。非惟人事。蓋有天道矣。

檢點書吏

衙門必有六房書吏。刑名掌在刑書。錢穀掌在戶書。非無諳習之人。而惟幕友是倚者。幕友之爲道。所以佐官而檢吏也。諺云。清官難逃猾吏手。蓋官統羣吏。而羣吏各以其精力。相與乘官之隙。官之爲事甚繁。

勢不能一一而察之。唯幕友則各有專司。可以察吏之弊。吏無祿入。其有相循陋習。資以爲生者。原不必過爲搜剔。若舞弊累人之事。斷不可不杜其源。總之幕之與吏。擇術懸殊。吏樂百姓之擾。而後得藉以爲利。幕樂百姓之和。而後能安於無事。無端而吏獻一策。事若有益於民。其說往往甚正。不爲徹底熟籌。輕聽率行。百姓必受累無已。故約束書吏。是幕友第一要事。

省事

諺云。衙門六扇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非謂官之必貪。吏之必墨也。一詞准理。差役到家。則有饌贈之資。探信入城。則有舟車之費。及示審有期。而訟師詞證。以及關切之親朋。相率而前。無不取給於具呈之人。或審期更換。則費將重出。其他差房陋規名目不一。諺云。在山靠山。在水靠水。有官法之所不能禁者。索詐之贓。又無論已。余嘗謂作幕者。於斬、絞、流、徒、重罪。無不加意檢點。其累人造孽多在詞訟。如鄉民有田十畝。夫耕婦織。可給數口。一訟之累。費錢三千文。便須假子錢以濟。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畝則少一畝之入。輾轉借貸。不七八年而無以爲生。其貧在七八年之後。而致貧之故。實在准詞之初。故事非急切。宜批示開導。不宜傳訊差提。人非緊要。宜隨時省釋。不宜信手牽連。被告多人。何妨摘喚。干證分列。自可摘芟。少喚一人。即少累一人。諺云。堂上一點硃。民間千點血。下筆時多費一刻之心。涉訟者已受無窮之惠。故幕中之存心。以省事爲上。

詞訟速結

聽訟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專主。而權事理之緩急。計道里之遠近。催差集審。則幕友之責也。示審之期。最須斟酌。宜量主人之才具。使之寬然有餘。則不至畏難自沮。既示有審期。兩造已集。斷不宜臨時更改。萬一屆期。別有他事。他事一了。即完此事。所以逾期之故。亦可曉然使人共知。若無故更改。則兩造守候一日。多一日費用。蕩財曠事。民怨必騰。與其准而不審。無若鄭重於准理之時。與其示而改期。無若鄭重於示期之始。昔有犯婦擬淩遲之罪。久禁囹圄。問獄卒曰。何以至今不剮。剮了便好回去養蠶。語雖惡謔。蓋極言拖延之甚於剮也。故便民之事。莫如聽訟速結。

息訟

詞訟之應審者。什無四五。其里鄰口角。骨肉參商細故。不過一時競氣。冒昧啓訟。否則有不肖之人。從中播弄。果能審理平情。明切譬曉。其人類能悔悟。皆可隨時消釋。間有准理後。親鄰調處。籲請息銷者。兩造既歸輯睦。官府當予矜全。可息便息。亦寧人之道。斷不可執持成見。必使終訟。傷閭黨之和。以飽差房之慾。

求生

求生二字。崇公仁心。曲傳於文忠公之筆。實千古法家要訣。法在必死。國有常刑。原非幕友所敢曲縱。其介可輕可重之間者。所爭止在片語。而出入甚關重大。此處非設身處地。誠求不可。誠求反覆。必有一線生機可以藉手。余治刑名佐吏凡二十六年。入於死者六人而已。仁和則莫氏之因姦而謀殺親夫者。錢

塘則鄭氏之謀殺一家非死罪二人者起意及同謀加功二人平湖則犯竊而故殺其妻者有毛氏一人竊盜臨時行強而拒殺事主者有唐氏一人其他無入情實者皆於初報時與居停再三審愼是以秋審之後俱得邀恩緩減是知生固未嘗不可求也

愼初報

獄貴初情縣中初報最關緊要駁詰之繁累官累民皆初報不愼之故初報以簡明爲上情節之無與罪名者人證之無關出入者皆宜詳審節刪多一情節則多一疑竇多一人證則多一拖累何可不愼辦案之法不唯入罪宜愼卽出罪亦甚不易如其人應抵而故爲出之卽死者含冤向嘗聞鄉會試場坐號之內往往鬼物憑焉余每欲出人罪必反覆案情設令死者於坐號相質有詞以對始下筆辦詳否則不敢草草動筆二十餘年來可質鬼神者此心如一日也

命案察情形

命案出入全在情形情者起衅之由形者爭毆之狀衅由曲直秋審時之爲情實爲緩決爲可矜區以別焉爭毆時所持之具與所傷之處可以定有心無心之分有心者爲故殺必干情實無心者爲鬬殺可歸緩決且毆狀不明則獄情易混此是出入最要關鍵審辦時必須令仵作與兇手照供比試所敍詳供宛然有一爭毆之狀鑿鑿在目方無游移干駁之患

盜案愼株累

贓眞則盜確。竊贓亦然。正盜正竊。罪無可寬。所尤當愼者。在指扳之人。與買寄贓物之家。往往擇殷而噬。藉端貽累。指扳之人。固須質審。其竝無實據者。亦可摘釋。至不知情而買寄贓物。律本無罪。但不得不據供查弔。向嘗不差捕役。止令地保傳諭。檄內注明。有則交保。不須投案。無則呈剖。不許帶審。亦從無匿贓不繳。自干差提者。此亦保全善類之一法。蓋一經差提。不唯多費。且竊盜拖累。幾爲鄉里之所不齒。以無辜之良民。與盜賊庭質。非賢吏之所忍也。

嚴治地棍

吏治以安良爲本。而安良莫要於去暴。里有地棍。比戶爲之不寧。訛借不遂。則造端訐告。其尤甚者。莫如首賭首娼。事本無憑。可以將宿嫌之家。一網打盡。無論冤未卽雪。卽至審誣。而破家蕩產。相隨屬矣。惟專處原告。不提被呈。則善良庶有賴焉。惟是若輩倚肖吏爲牙爪。肖吏倚若輩爲腹心。非賢主人相信有素。上水之船。未易以百丈牽矣。

讀律

幕客佐吏。全在明習律例。律之爲書。各條具有精蘊。仁至義盡。解悟不易。非就其同異之處。融會貫通。鮮不失之毫釐。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猶秀才之用四子書也。四子書、解誤。其害止於考列下等。律文、解誤。其害乃至延及生靈。昔有友人辦因姦拐逃之案。意在開脫姦夫。謂是姦婦在逃改嫁。竝非因姦而拐。後以婦人背夫自嫁。罪干纏首。駁詰平反。大費周折。是欲寬姦夫之遣。而幾入姦婦於死。所謂知其一不

知其二也。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則懸律一條。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爲。

讀書

學古入官。非可責之幕友也。然幕友佐官爲治。實與主人有議論參互之任。遇疑難大事。有必須引經以斷者。非讀書不可。向在秀水時。有陶氏某。以長房獨子出繼叔父。生五子。而長子故絕。例得以次子之子爲後。其三子謀以己子後其伯兄。因乘父故僞託遺命。令仲子歸嗣本生祖次房者。謂以孫禰祖。禮難歸繼祖三房者。謂本生有子而無後。於情不順。歸繼之說。未爲不可。薦紳先生。紛如聚訟。上臺檄下縣議。余亦無能執中。長夜求索。忽記禮經。殤與無後者。祔食於祖之文。爰佐令君持議。謂禰祖之論。必不可行。陶某既出繼叔後。斷難以子歸繼本宗。本宗有子而絕。情有難安。請以其主祔食伊父。聽陶某子孫奉祀。大爲上臺所賞。後在烏程。有馮氏子。因本宗無可序繼。自撫姑孫爲後。及其卒也。同姓不宗之馮氏。出而爭繼。太守尤焉。余佐令君持議。據宋儒陳氏、北溪字義。系重同宗。同姓不宗。卽與異姓無殊之說。絕其爭端。向非旁通典籍。幾何不坐困耶。每見幕中公暇。往往飲酒圍棊。閒談送日。或以稗官小說。消遣自娛。究之無益身心。無關世務。何若屏除一切。讀有用之書。以之制事。所裨豈淺鮮哉。

婦女不可輕喚

提人不可不愼。固已事涉婦女。尤宜詳審。非萬不得已。斷斷不宜輕傳。對簿。婦人犯罪。則坐男夫。具詞則

用抱告。律意何等謹嚴。何等矜恤。蓋幽嫺之女。全其顏面。卽以保其貞操。而妒悍之婦。存其廉恥。亦可杜其潑橫。吾師孫景溪先生諱爾周。言令吳橋時。所延刑名幕客。葉某者才士也。一夕方飲酒。偃仆於地。涎沫橫流。氣不絕如縷。歷二時而甦。次日齋沐閉戶。書黃紙疏。親赴城隍廟拜燬。回署後眠食若平常。越六日又如前偃仆。良久復起。則請遷居外寓。詢其故。曰。吾八年前。館山東館陶。有士人告惡少子調其婦者。當核稿時。欲屬居停專懲惡少子。不必提婦對質。友人謝某云。此婦當有姿首。盍寓目焉。余以法合到官。遂喚之。已而婦投繯死。惡少子亦坐法死。今惡少子控於冥府。謂婦不死。則渠無死法。而婦之死。實由內幕之傳喚。館陶城隍神。關提質理。昨具疏申剖。謂婦被惡少子所調。法合到官。且喚婦之說。起於謝某。城隍神批准關覆。是以數日幸得無恙。頃又奉提。謂婦被調之後。夫已告官。原無意於死。及官傳質審。始忿激捐生。而傳質之意。在窺其色。非理其冤。念雖起於謝某。筆實主於葉某。謝已攝至。葉不容寬。余必不免矣。遂爲之移寓於外。越夕而隕。夫以法所應傳之婦。起念不端。尙不能倖逃陰譴。況法之可以不傳者乎。

差稟拒捕宜察

余族居鄉僻。每見地總領差。勾攝應審犯證。勢如狼虎。雖在衿士。不敢與抗。遇懦弱農民。需索尤甚。拂其意則厲聲呵詬。或自毀官票。以拒捕稟究。人皆見而畏之。無敢公然與之相觸。夫兇盜重犯。自問必死。拒捕之事。間或有之。若戶婚田債細故。兩造平民。必無敢毀票以拒者。拒捕之稟。半由索詐而起。然一以拒捕傳質。卽至審虛。民不堪命矣。余在幕中。遇此等事。直將毀票存銷。改差承行。止就原案辦理。其果否拒

捕屬主人密加確訪而改差票內不及拒捕之說以免串詐然其事每訪輒虛故差稟拒捕斷斷不可偏聽

須爲犯人著想

親民之吏分當與民一體況吾輩佐吏爲治身亦民乎嘗見幕友位置過高居然以官體自處齒鮮衣輕漸不知民間疾苦一事到手不免任意高下甚或持論未必全是而強詞奪理主人亦且曲意從之恐其中作孽不少余在幕中襄理案牘無論事之大小必靜坐片刻爲犯事者設身置想幷爲其父母骨肉通盤籌畫始而怒繼而平久乃覺其可矜然後與居停商量細心推鞫從不輕予夾杻而眞情自出故成招之案鮮有翻異以此居停多爲上臺賞識余亦藉以藏拙無賦閒之日故佐治所忌莫大乎心躁氣浮及拘泥成見

勿輕引成案

成案如程墨然存其體裁而已必援以爲準刻舟求劍鮮有當者蓋同一賊盜而糾夥上盜事態多殊同一鬬毆而起衅下手情形迥別推此以例其他無不皆然人情萬變總無合轍之事小有參差即大費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入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辯而以成案是援小則翻供大則誤擬不可不愼也

訪案宜愼

恃才之官喜以私人爲耳目訪察公事彼所倚任之人或搖於利或蔽於識未必俱可深信官之聽信原

不可恃。全在幕友持正不撓。不爲所奪。若官以私人爲先入。幕復以浮言爲確據。鮮不僨事。蓋官之治事。妙在置身事外。故能虛心聽斷。一以訪聞爲主。則身在局中。動多挂礙矣。故訪案愼勿輕辦。

勤事

辦理幕務。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門。伺候者不啻數輩。多延一刻。卽多累一刻。如鄉人入城探事。午前得了便可回家。遲之午後。必須在城覓寓。不惟費錢。且枉廢一日之事。小民以力爲養。廢其一日之事。卽缺其一日之養。其羈管監禁者。更不堪矣。如之何勿念。況事到卽辦。則頭緒清楚。稽查較易。一日積一事。兩日便積兩事。積之愈多。理之愈難。勢不能不草率塞責。訟師猾吏。百弊叢生。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譬舟行市河之中。來者自來。往者自往。本無壅塞之患。一舟留滯。則十百舟相繼而阻。而河路有擠至終日者矣。故能勤、則佐劇亦暇。暇自心清。不勤、則佐簡亦忙。忙先神亂。

須示民以信

官能予人以信。人自帖服。吾輩佐官。須先要之於信。凡批發呈狀。示審詞訟。其日期早晚。俱有定準。則人可依期伺候。無廢時失業之慮。期之速者。必致輿人之誦。卽克日稍緩。亦可不生怨讀。第欲官能守信。必先幕不失信。蓋官苟失信。幕可力爭。幕自失信。官或樂從。官之公事甚繁。偶爾偷安。便踰期刻。全在幕友隨時勸勉。至於幕友不能克期。而官且援爲口實。則官之不信。咎半在幕也。

勿輕出告示

條教號令。是道齊中一事。告示原不可少。然必其事實有關係。須得指出利弊。與衆共喻。或勸或戒。非託空言。方爲有益。若書吏視爲故紙。士民目爲常談。抄錄舊稿。率意塗飾者。儘可不必。非惟省事。亦可積福。每見貼示之處。牆下多有陽溝。及安設糞缸溺桶之類。風吹雨打。示紙墮落穢中。褻字造孽。所損正不細耳。

愼交

廣交游。通聲氣。亦覓館一法。然大不可恃。得一知己。可以不憾。同心之友。何能易得。往往所交太濫。致有不能自立之勢。又不若硜硜自守者。轉得自全。且善善惡惡。直道在人。苟律己無媿。即素不相識之人。亦未嘗不爲引薦。況交多則費多。力亦恐有不暇給乎。

勿攀援

登高之呼。其響四應。吾輩聲名所繫。原不能不藉當道諸公。齒牙奬借。然彼有相賞之實。自能說項。如攀援依附。事終無補。非必其人之挾貴自大也。即甚虛懷下士。而公務殷繁。勢不能懸榻倒屣。可閣者又多。不能仰體主人之意。懷刺投謁。徒爲若輩輕薄。甚無謂也。總之彼須用我。自能求我。我若求彼。轉歸無用。故吾道以自立爲主。

辦事勿分畛域

州縣幕友。其名有五。曰刑名、曰錢穀、曰書記、曰挂號、曰徵比。劇者需才至十餘人。簡者或以二三人兼之。

其事各有所司。而刑名、錢穀。實總其要。官之考成倚之。民之身家屬之。居是席者。直須以官事爲己事。無分畛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後可。蓋宅門以內。職分兩項。而宅門以外。官止一人。諺云。一人之謀。不敵兩人之智。如以事非切己。坐視其失。而不置一詞。或以己所專司。不容旁人更參一解。皆非敬公之義也。特舍己從人。其權在我。而以局外之人。效千慮之得。則或宜委婉。或宜徑直。須視當局者之性情而善用之。否則賢智先人。轉易激成乖刺耳。

勿輕令人習幕

吾輩以圖名未就。轉而治生。惟習幕一途。與讀書爲近。故從事者多。然幕中數席。惟刑名、錢穀。歲脩較厚。餘則不過百金內外。或止四五十金者。一經入幕。便無他途可謀。而幕脩之外。又分毫無可取益。公事之稱手與否。主賓之同道與否。皆不可知。不合則去。失館亦常有之事。刑名、錢穀。諳練而端方者。當道每交相羅致。得館尚易。其他書記、挂號、徵比、各席。非勢要吹噓。卽刑錢引薦。雖裕有用之才。潔無瑕之品。足以致當道延訪者。什無一二。其得館較難。以脩脯而計。刑錢一歲所入。足抵書、號、徵比、數年。卽失館缺用。得館之後。可以彌補。若書、號、徵比、得館已屬拮据。失館更費枝梧。且如鄉里課徒。及經營貿易。縕袍疏食。勤儉有素。處幕館者。章身不能無具。隨從不能無人。加以慶弔往還。親朋假乞。無一可省。歲脩百金。到家亦不過六七十金。八口之家。僅足敷衍。萬一久無就緒。勢且典貸無門。居處旣習於安閒。行業轉難於更改。終身坐困。始基誤之。故親友之從余習幕者。余必先察其才識。如不足以造就刑錢。則四五月之內。卽令

歸習他務。蓋課徒可以進業。貿易可以生財。作幕二字。不知誤盡幾許才人。量而後入。擇術者。不可不自審也。

須體俗情

幕之爲學。讀律尙已。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蓋各處風俗。往往不同。必須虛心體問。就其俗尙所宜。隨時調劑。然後傅以律令。則上下相協。官聲得著。幕望自隆。若一味我行我法。或且怨集謗生。古云。利不百不興。弊不百不除。眞閱歷語。不可不念也。

戒已甚

余向在胡公幕中。初讀律書時。惴惴焉恐不能習。幕是慮。友人駱君炳文。端方諳練。獨嚴事之。嘗語余曰。以子之才之識。爲人佐治。所謂儒學醫。榮作蘧者。非不能之患。正恐太能耳。余請其故。曰。衙門中事。可結便結。情節之無大關係者。不必深求。往往恃其明察。一絲不肯放過。則枝節橫生。累人無已。是謂已甚。聖賢之所戒也。余心識之不敢忘。數十年來。覺受此語之益甚多。

公事不宜遷就

賓之佐主。所辦無非公事。端貴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私之爲言。非必己有不肖之心也。持論本是。而以主人意見不同。稍爲遷就。便是私心用事。蓋一存遷就之見。於事必費斡旋。不能適得其平。出於此者。大概爲館所羈絆。不知吾輩處館。非惟賓主有緣。且於所處之地。必有因果。千慮之得。有所利。千慮之失

有所累。小者尙止一家。大者或徧通邑。施者無恩怨之素。受者忘報復之端。所謂緣也。宿緣有在。雖甚齟齬。未必解散。至於緣盡留戀。亦屬無益。且負心之與失館。輕重懸殊。何如秉正自持。不失其本心之爲得乎。

勿過受主人情

合則留。不合則去。是處館要義。然有不能卽去者。不僅戀館之謂也。平日過受主人之情。往往一時卻情不得。歲脩無論多寡。饋稟稱事。總是分所應得。此外多取主人分毫。便是情分。受非分之情。或不得不辦非分之事。故主賓雖甚相得。與受必須分明。卽探支歲脩。亦宜有節。探支過度。則遇有不合。勢不得潔身而去矣。

去館日勿使有指摘

官之得民與否。去官日見眞。幕之自愛與否。去館日畢露。佐主人爲治。須算到去官日。不可令惡聲至耳。與主人相處。須算到去館日。不可有遺議敗名。總之官之得民。要在淸、勤、慈、惠。故苛細者與闕冗交譏。幕之自愛。要在廉、愼、公、勤。故依阿者與剛愎同病。

就館宜愼

幕賓之作善作不善。各視乎其所主。賓利主之脩。主利賓之才。其初本以利交。第主賓相得。未有不以道義親者。薰蕕強合。必不可久。與其急不暇擇。所主非人。席不暖而遽去之。不若於未就之前。先爲愼重。則

彼我同心。自無掣肘之患。愈久而愈固。異已者。亦不得而間之。余自維樸戇。故就館最愼。然從無半途割席之事。職是故也。昨留別同事諸君。有一事留將同聲述卅年到處主人賢、之句。不可謂非天幸矣。通計幕游。自壬申春迄乙巳秋。凡三十四年。惟始二年主者爲外舅王坦人先生。不在賓主之數。餘所主凡十六人。其中無錫慈谿二處。皆偶託也。實則十四人而已。具詳於左。

乾隆十九年甲戌二月。館常州府知府胡公幕。公、諱文伯、字偶韓。山東海陽人。其年冬。遷蘇松常鎭太糧儲道。余偕行。明年胡公督運臨淸。余病不能與俱。假館無錫縣魏君幕。魏君。諱廷夔、直隸柏鄉人。至六月仍回胡公幕。凡主胡公者六年。乾隆二十四年十二月。余欲專治刑名。受長洲縣聘。辭之歸。乾隆二十五年正月。館長洲縣鄭君幕。君。諱毓賢、山東濟寧人。是年十二月。以秀水縣孫景溪師召。辭之歸。乾隆二十六年二月。館秀水縣幕。景溪師。諱爾周、山東昌邑人。余受業師也。至次年八月。陞河南開封府同知去官。余卽受平湖縣劉君聘。是月至平湖。劉君。諱國烜、號冰齋。奉天人。乾隆三十二年正月。陞江西九江府吳城同知去官。余卽受仁和縣李君聘。二月至仁和。李君。諱學李、陝西三原人。是年十月緣事去官。余卽受烏程縣蔣君聘。是月至烏程。蔣君。名志鐸、號振菴。奉天人。至次年五月。緣事去官。接任者爲戰君。名效曾、號魯村。直隸寧津人。延余接辦。九月叨鄉薦。十二月以會試辭歸。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下第回。館錢塘芮公幕。公。名泰元、號亭齋。雲南泰和人。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以會試辭歸。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下第回。受海寧劉君聘。以故人戰君官嘉善。辭不獲。因卻海寧聘。至嘉善七月。戰君調富

陽余偕行。九月。孫公、諱含中、號西林、來官寧紹台兵備道。公。景溪師子也。義不可辭。乃去富陽。館寧波道幕者四月。十二月以會試辭歸。乾隆三十七年五月。下第回。海寧劉君復以聘來。七月至海寧。劉君名雁題、號仙圃、河南光山人。居海寧者二年餘。至三十九年八月。海寧縣升爲州。劉君解官。余歸里。乾隆四十年。會試成進士後。丁母憂歸。九月館慈谿黃君幕。君名元煒。不一月辭歸。時戰君已由歸安陞海寧州。以聘來。復就海寧。十二月以平湖劉君尋舊約。辭之歸。劉君前海寧令也。乾隆四十一年正月。至平湖。凡四年餘。乾隆四十五年。劉君陞杭州東海防同知。余受署烏程縣興君聘。是年五月至烏程。興君。名德、號勉菴、滿洲人。至四十六年四月。前令徐君回任。延余接辦。徐君名朝亮、山東萊陽人。六月。徐君丁憂去官。余歸里。是年九月。受龍游王君聘。十月至龍游。王君。名士昕、號晴川。奉天義州人。居龍游一年餘。乾隆四十七年七月。王君調任歸安。余偕行。居歸安三年餘。乾隆五十年八月。王君以母老告養。解官。余歸里。

書佐治藥言後

疇昔正夢食書而嚥。既寤喉咯咯作楮气。旦而得汪君所詒佐治藥言。味其言軌迹夷易。令今可行也。叔孫穆子曰。匏葉不材於人。供濟而已。韋曜讀材若裁。言不可食。而可佩以度水也。論語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其告季路氏。則曰。無所取材。汪君服官政行道。以濟天下。無論已。若其書芻豢朮粟。可食之書也。宗琰溝瞀。固陋於吏事。若涉大水無津涯。鄭氏詩箋曰。匏葉苦而渡處深。夫苦藥也。他日佩是書以濟以食。取其材矣。夢其告之矣。書於後以識其徵焉。乾隆丙午二月晦日。同里王宗琰。

跋

佐治藥言四十則。吾友汪君煥曾。游幕之學也。煥曾秉兩節母義方之訓。守身如執玉。自爲諸生至成進士。以讀律爲養。爲人至性純篤。尙氣誼。愼交游。與之處者。久而益摯。佐州縣吏數十年。聲稱爛然。獨不受主者關防。嘗曰。閑邪以存誠。是方寸中事。未嘗以非禮自冒。而主人防其非禮。是猶遇守貞之女。而曰若無誨淫也。其誰能受之。受之而甘焉。轉恐不可問矣。夫主之與賓。不盡素識。猝然舉身名以任之。關防固其所也。第陰察其實。而不陽著其目。則不賢者無可隱。而賢者有以自居。斯兩得之耳。聞者韙其論。以故爲之主者。無不推誠相倚。煥曾亦不以形迹自拘。凡游跡所至。邑之魁儒碩士。常相晉接。因得周知其地之俗尙人情。措之於事。緩急相協。人亦莫敢干以私者。余嘗過其幕齋。經史鱗比。而所爲幕學之書。百無一二。客爲予言。其佐理官事。率有恆度。雖在劇邑。日不過三二時便了。暇則讀書自娛。辨色起。丙夜方息。不以寒暑少間。遇公讌必以漏刻補之。韓子有言。業精於勤。豈不誠然乎哉。今將身自爲治。錄素所自勗者。授其甥孫君蘭啓。余從蘭啓假而讀之。大旨律己以立品爲先。佐人以盡心爲尙。以儉爲立品之基。以勤爲盡心之實。讀律以裕其體。讀書以通其用。乃知佐治之不易如此。而益歎煥曾之所以到處有逢迎者。非無本也。夫在官之身。百務叢焉。簿書期會之繁。勢不能不分寄於幕賓之手。幕賓之責。實佐官以理民。顧號稱名士。以風流自賞者。往往不耐碎瑣。一切以闊略付之。而墨守律令之士。又拘文牽義。唯兢兢

焉主人之考成是顧。其弊也。操切爲道。吏治之未能盡肅。安在不由於是耶。循是編而三復之。賓盡其心。主勤其職。事不隳而民無擾。仁人之言。其利不且溥歟。古之言吏治者多矣。未有及幕賓之佐治者。余故急付剞劂以廣其傳云。乾隆五十一年二月。古歙鮑廷博跋。

續佐治藥言

汪輝祖纂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續佐治藥言目錄

摘喚須詳愼
批駁勿率易
核詞須認本意
人命宜防牽連
侵佔勿輕查勘
勘案宜速結
押犯宜勤查
勿輕易僉差
宜隨機杜弊
草供未可全信
上臺駁批宜細繹
不受關防先宜謹敕
須成主人之美

處久交更難
賓主不可忘形
不宜經手銀錢
勿求全小節
勿忘本計
囚關絕祀者尤宜詳審
定罪時有鬼物憑依
刪改自首之報
事關入罪者口宜謹
仁恕獲福
忌辣手
擇主人獲益
玉成有自

續佐治藥言

清　蕭山汪輝祖煥曾纂

摘喚須詳愼

省事之說。大屬不易。蓋詞之訐控多人者。必有訟師主持其事。或以洩忿旁牽。或以左袒列證。不墮其術。往往以經承弊脫爲詞。百計抵塞。甚且含沙射影。妄指幕友關通。啓官疑竇。故核稿時。必須細加衡量。主人庭訊應問及者。方予傳喚。則凡摘釋之人。自有確然可刪之故。遇有刁頑。無難明白批斥。使訟師不敢肆其譸張。庶株蔓之風漸息。而無辜不致受累矣。

批駁勿率易

一詞到官。不惟具狀人盛氣望准。凡訟師差房。無不樂於有事。一經批駁。羣起而謀抵其隙。批語稍未中肯。非增原告之冤。卽壯被告之膽。圖省事而轉釀事矣。夫人命姦盜及棍徒肆橫。原非常有之事。一切口角爭鬬。類皆戶婚細故。兩造非親則故。非族則鄰。情深累世。衅起一時。本無不解之讎。第摘其詞中要害。酌理準情。剴切諭導。使弱者心平。強者氣沮。自有親鄰調處。與其息於准理之後。費入差房。何如曉於具狀之初。誼全姻睦。

核詞須認本意

諺云。無訟不成狀。每有控近事而先述舊事。引他事以曲證此事者。其實意有專屬。而訟師率以牽撫爲技。萬一賓主不分。勢且糾纏無已。又有初詞止控一事。而續呈漸生枝節。或至反賓爲主者。不知所以剪裁。則房差從而滋擾。故省事之法。第一在批示明白。

人命宜防牽連

前明徐相國階。柄政時。作家書示子弟。尙誡命案不可牽涉。何況尋常百姓。余鄉居見命案列證。便舉家惶駭。往往有兇犯赤貧。累歸詞證者。故在館閱報詞。非緊要人證。卽屬主人當場省釋。不令入城。應取保者。訊後立追保狀。然猶聞有官保私押之事。一日不歸。則其家一日不寧。如之何勿念。至路斃案件。差保無可生發。每將地主牽入。此則眞屬無辜。尤須屬主人禁絕。核稿時更宜字字檢點。以防株累。

侵佔勿輕查勘

豪強侵佔。律所不容。若世業相承。重加修整。或本非官產。原聽民便。往往地棍藉端挾持。需索不遂。卽飾詞訐控。一經准理。必先差查。差查不已。必須勘斷。官或不暇遽及。則棍差朋比。費已不貲。此等借名啓訟之人。多非善類。能於呈控時。嚴切批斥。使小人畏法。固爲上策。否則催主人速勘嚴懲。必有陰受其福者矣。

勘案宜速結

事關田房墳墓。類須勘結。官事甚殷。安能日履山澤。且批勘之後。凡遇催詞。無可費心。故批勘最易。不知

疆界不清。每易釀成他故。如按圖辨址。核計魚鱗弓口。券册明著者。或批斷。或訊斷。自能折服其心。不得已而批勘。須屬主人爲之速結。使造葬無稽。亦所全不少。至示勘有期。勢必多人守候。尤萬萬不宜臨期更改。

押犯宜勤查

案有犯證。尙須覆訊者。勢不能不暫予羈管。繁劇之處。尤所多有。然羈管之弊。甚於監禁。蓋犯歸監禁。尙有管獄官時時稽查。羈管則權歸差役。差不遂慾。則繫之穢處。餓之終日。恣爲陵虐。無所不至。至有釀成人命。貽累本官者。若賊犯久押。則縱竊分肥。爲害更大。此等人犯。官難畢記。全在幕友立簿檢察。以便隨時辦結。卽官有代任。幕有替人。亦可免賄脫之患。

勿輕易僉差

訟一僉差。兩造不能無費。卽彼此相安。息銷亦且不易。余向佐主人爲治。惟必訊之案。方僉差傳喚。其餘細事。多批族親查理。或久而不覆。經承稟請差催。從不允行。亦不轉票。蓋事可寢擱。必其氣已平。因而置之。有益無損。加以差催轉多挑撥矣。且族親縱有袒護。終不敢盡沒其眞。役則惟利是視。更不可信也。

宜隨機杜弊

地方風氣以官爲轉移。地棍揣摩。卽視官爲迎合。官有善政。未始不資若輩厲階。如官懲賭博。則棍首局誘。官治小錢。則棍訐攙和。官清水利。則棍控侵佔。官嚴鬬毆。則棍飾僞傷。官禁錮婢。則棍告佔措。官恤窮

佃。則棍訟業橫。如此之類。悉數難終。大概有一利。必有一弊。甚且利少而弊多。全在幕友因利察弊。力究寃誣。固不可因噎廢食。斷不宜乘風縱火。使棍姦可戢。官法可行。則平民自安無事之福矣。

草供未可全信

罪從供定。犯供最關緊要。然五聽之法。辭止一端。且錄供之吏。難保一無上下其手之弊。據供定罪。尙恐未眞。余在幕中。凡犯應徒罪以上者。主人庭訊時。必於堂後凝神細聽。供稍勉強。卽屬主人覆訊。常戒主人不得性急用刑。往往有訊至四五次及八九次者。疑必屬訊。不顧主人畏難。每訊必聽。余亦不敢憚煩也。往歲壬午八月。館平湖令劉君冰齋署。會孝豐事主行舟被劫。通詳緝捕。封篆後。余還里度歲。而邑有囘籍逃軍曰盛大者。以糾匪搶奪被獲。訊爲劫案正盜。冰齋迓余至館。檢閱草供。凡起意、糾夥、上盜、傷主、劫贓、俵分、各條。無不畢具。居然盜也。且已起有藍布緜被。經事主認確矣。當晚屬冰齋覆勘。余從堂後聽之。一一輸供無懼色。顧供出犯口熟滑。如背書然。且首夥八人。無一語參差者。心竊疑之。次晚復屬冰齋故爲增減案情。隔別再訊。則或認或不認。八人者。各各岐異。至有號呼訴枉者。遂止不訊。而令庫書典稅書依事主所認布被顏色新舊借購二十餘條。余私爲記別。雜以事主原認之被。屬冰齋當堂給認。竟懵無辨識。於是提犯研鞫。僉不承認。細詰其故。蓋盛大到官之初。自意逃軍犯搶。更無生理。故訊及劫案。信口妄承。而其徒皆附和之。實則被爲己物。裁製有人。卽其本罪亦不至於死也。遂脫之。越二年。冰齋保舉知府引見。而此案正盜由元和發覺。起贓主認。冰齋囘任赴蘇會審定案。初余欲脫盛大時。闔署譁然。謂

余枉法曲縱。不顧主人考成。余聞之辭冰齋。冰齋勿聽。余曰。必欲余留止者。非脫盛大不可。且失賊甚多。而以一疑似之被駢戮數人。非惟吾不忍。以子孫易一館。爲君計亦恐有他日累也。然短余者猶竊竊然私議不止。幸冰齋不爲動。至是冰齋語余曰。曩力脫盛大君何神耶。余曰。君不當抵罪。吾不當絕嗣耳。蓋余自此益不敢以草供爲據矣。

上臺駁批宜細繹

初報宜愼。前已言之。或奉上臺駁詰。尤須詳繹。蓋駁法不一。有意在輕宥而駁故從重者。有意在正犯而駁及餘證者。非虛心體會。易致歧誤。至案可完結而碎瑣推敲。萬勿稍生煩厭。付以輕心。若主人所持甚正。與上臺意見參差。必當委曲措詞。以伸主人之意。斷不可游移遷就。使情罪不符。亦愼毋使氣矜才。致上下觸忤。

不受關防先宜謹敕

關防之名。必不可受。而可以不受關防之故。全在謹敕。朋友爲五倫之一。主賓特朋友之一重一主人。而盡疎朋友。固非端人之所以自處。然因主人不我關防。而律己不嚴。將聲名有玷。爲主人輕薄。終有不得不受關防之勢。故親友往來。必須令主人知名。有事出宅門。亦須令主人確知所往。事事磊落光明。主人察其可信。自不敢露關防之迹。否則主人舉身家以聽。安能禁其不加體訪也。

須成主人之美

吾言不合則去非悻悻也人之才質各有所偏賓之於主貴相其偏而補之審於韋弦水火之用始盡佐治之任不合云者必公事實有不便不可全以意氣矜張主人事有未善分當範之於善不能就範則引身而退是謂不合則去若吾說雖正而主人別有善念此則必須輾轉籌畫以成其美方於百姓有益斷不宜堅持不合之義恝然舍去即諺所云公門中好修行矣

處久交更難

人知賓主初交不易而不知交久更難蓋到館之始主人情誼未甚浹洽盡我本分可告無媿若相處多年其爲契合可知交既投契議論必有裨益官聲所繫須事事爲之謀出萬全任勞分謗俱義所應得引嫌避怨便失朋友之道特不可恃主人倚重挾勢以濟其私耳

賓主不可忘形

交至忘形方爲密契獨吾輩之於主人賓主形迹斷不可略蓋幕客之得盡其言以行其志全在主人敬以致信一言一動須主人有不敢簡慢之意忘形則易狎狎則玩心生而言有不聽者矣余與光山劉君仙圃甚洽仙圃令平湖時欲聯齒敍之歡余曰俟去館日如命同事者多笑之仙圃不余訝也故仙圃陞任余贈別詩有形迹略存賓主分情懷雅逼弟兄眞之句蓋紀實云

不宜經手銀錢

署中銀錢出入其任甚重其事甚瑣不惟刑名幕友不可越俎即錢穀職司會計亦止主簿籍之成筦鑰

細之數而已。出入經手。非其分也。蓋既經手銀錢。勢不能不計較節嗇。其後必爲怨府。況權之所歸。將有伺顏色逢意旨者。而公事多礙。人品因之易壞。且出入簿記。一時難以交卸。雖有不合。亦不能去。如之何其自立耶。

勿求全小節

入幕以賓爲名。主人禮貌盛衰。卽敬肆所別。大段儀文。何可不講。若誠意無渝。則小節亦須從略。飲饌之類。當視主人之自奉何如。果其自奉素豐而儉以待我。是謂不誠。若待我雖儉而已豐於彼之自奉。卽爲加禮。更不宜瑣瑣求全。嚮客胡觀察文伯處。因言肉敗。責逐庖丁。常以爲悔。故後來歷幕。從不以口腹責人。至主人所用僕從。大率不知大體。萬不可稍假詞色。或啓干求之漸。若些小過失。量爲包容。亦遠怨之一端也。

勿忘本計

囑文爲活。非快意事。固不可有寒乞相。使主人菲薄。而本來面目。卻須時時自念。食饒粱肉。念家有應贍之妻孥。自不忍從粱肉外更計肥甘。賚及優伶。念家有待濟之戚友。自不暇向優伶中妄博歡笑。且客中節一錢之費。則家中贏一錢之資。家食無虧。行裝可卸。又何必以衰年心力。長爲他人肩憂患哉。

囚關絕祀者尤宜詳審

外舅王坦人先生諱宗閔。令金山時。余初入幕。平湖楊君硯耕。爲外舅故交。時從山西來。言雍正年間。嘗

館虞鄉。主人兼署臨晉縣。有疑獄久未決。主人素負能名。不數日鞫實。乃弟毆胞兄至死。遂秉燭擬罪。屬稿畢夜已過半。未及滅燭而寢。忽聞牀上鉤鳴。帳微啓。以爲風也。復寐。少頃鉤復鳴。驚寤則帳懸鉤上。有白鬚老人跪牀前叩頭。叱之不見。几上紙翻動有聲。急起視。卽擬讞稿也。反覆細審。罪實無枉。惟兇手四世單傳。其父始生二子。一死非命。一又伏辜。則五世之祀絕矣。獄無可疑。而以疑久宕。殆老人長爲乞憐耳。因毀稿存疑如故。後聞今皇帝御極大赦。是案竟以疑宥。余聞而謹識之。故凡遇父子兄弟共犯者。尤加意審愼焉。

定罪時有鬼物憑依

乾隆二十年間。浙江司臬同公。嘗爲人言。辦秋審時。夜將半。令小僮提燈。親至各房科察看。皆滅燭酣睡。一室燈獨明。穴牖紙視之。一老吏方手治文書。几案前一白髮翁。一年二十許婦人。左右侍。心甚駭異。俄見吏毀稿復書訖。婦人斂衽退。吏別檢一卷。坐良久。書籤白髮翁亦長揖不見。遂入署傳詰此吏。先書者。爲台州因姦致死之案。本犯爲縣學生。初意憐才。欲請緩決。後以敗檢釀命。改擬情實。後書者爲寧波索欠連斃致死之案。初意欲請情實。後念衅由理直。情急還斃。與逞兇不同。故擬緩決。然則年二十許者。爲捐軀之婦。白髮翁乃兇手之先人矣。吏之擬稿不過請示。鬼猶瞷之。況秉筆定罪者。可勿愼歟。

刪改自首之報

余館秀水時。幕寮在三堂東。又東爲內宅門。門外東南爲庖廚室。故爲樓甚宏敞。板梯久毀。西向尙懸愛

日樓匾額天陰雨輒聞鬼泣聲令君孫景溪先生偏詢署中人無知其故者一老吏年八十餘言康熙時令有母喜誦佛號始創此樓奉佛雍正初年刑名幕友胡姓歙人盛夏不欲人見因獨處樓中凡案牘飲饌縋而上下一日薄暮聞樓頭慘號聲從者急梯而上則胡赤身仰臥自剚刃於腹封肌膚如刻畫血被體問之曰向客湖南某縣有婦與人私夫爲私者所殺婦首於官吾恐主人罹失察處分作訪拏詳報擬婦凌遲頃見金甲神率婦上樓刃吾腹他不知也號呼越夕而死嗣常見形樓頭板梯所由撤也先生爲文懺之後稍戢今不知庖廚有更易否夫律例一書於明刑之中矜恤曲至犯罪自首一條網開一面乃求生之路删改而致之重辟是死於我非死於法也鬼之爲厲宜矣

事關入罪者口宜謹

諺云好動扶人手莫開殺人口居幕席者更當三復此言昔吳興某以善治錢穀有聲爲當事某公所慢會故人子官浙中大僚某訐其侵盜陰事竟成大獄獄甫定某忽自齧其舌至本潰以死頃讀無錫諸類谷先生洛近稿載其邑人張希仲事尤可鑑也希仲館歸安令裘魯青署歸安有民婦與人私而所私殺其夫者獄具裘以非同謀欲出之時希仲在座大言曰趙盾不討賊爲弒君許世子不嘗藥爲弒父春秋有誅意之法是不可縱也婦竟論死後希仲夢一女子披髮持劍搏膺而至曰我無死法爾何助之急也以刃刺之旦日其刺處痛甚自是夜必來遂歸歸數日鬼復至愈厲使巫視之如夢竟死夫某公侵盜有據於法得死宜爲大僚所治某言非虛妄特意出於私尙罹陰禍況傳聞有未實者乎若希仲誅意之說

非法家所忍言。宜爲鬼譴矣。吾輩讀律佐治。身當其任。自不得曲法姑寬。如不在其位。又何忍下石耶。

仁恕獲福

外舅之母舅韓其相先生。（榜姓何名大鏞）居蕭山之迎龍閘。爲諸生時。工刀筆。久困場屋。且無子。館公安縣幕。治刑名。絕意進取。雍正癸卯。夢神人召而語之曰。汝因筆孽多。盡削祿嗣。今治獄仁恕。償汝科及子。其速歸時已七月初旬。韓不之信也。越夕復夢如故。答以試期不及。神曰。吾當送汝寤而急理歸裝。江行風利。八月初二日抵杭。適中丞大收遺才。補送入闈。果中式。次年舉一子。乾隆十三年。外舅尉山陽濟源大司空衞公哲治方守淮安。詢知舊客山陰姚升階先生爲外舅嫻連。因言先生在幕十餘年。無刻不以息事爲念。偶罪一人。則旁皇周室。行食飲不怡。眞仁人也。其後必大。時先生之子墟尙應童子試也。俄補博士弟子。由乾隆壬申舉人。官肅州州同。告養歸侍。先生躬膺敕封。與德配白首相莊。安養二十餘年。見冢孫斌游庠。年八十餘無疾而終。衞公之言驗矣。又會稽唐我佩先生。久幕江蘇。治獄慈愼。有唐老佛之稱。子廷樾。乾隆辛未進士。令江西時。先生親享祿養也。

忌辣手

同里丁君某。游幕河南。爲制府田公賞識。羔幣充庭者十餘年。余年十歲時。君歸里過先大父。先大父問其何以得致盛名。君累舉數事。余童騃不能解記。先大父曰。得毋太辣手乎。君曰。不如此則事不易了。君既去。先王妣奉茗以進。先大父曰。頃丁某言。汝聞否。雖多財不足羨也。辣則忍。忍則刻。恐造孽不少。其能

久乎。復摩余頂曰。省否。對曰。省。先大父曰。省便好。未幾丁君旅沒。厥子年十五六。酷嗜飲博。不六七年。資產罄盡。婦亦死。遂流蕩不知所終。余舊撰館聯所云。辣手須防人不堪者。誌先大父訓也。

擇主人獲益

前言就館宜愼。猶爲處館言之。實則人品成敗。所關尤鉅。蓋尋常友朋。鮮能經年聚處。惟幕友之與主人。朝夕相習。性情氣質。最易染移。所主非人。往往違離其本。曩余初入幕時。懵無知識。在外舅署二年。未甚預官事也。迨至常州。主海陽胡公。舉目生疎。始凜凜自勵。公官太守。而自奉儉約。過於寒士。無聲色嗜好。無游談誑語。日未出。先僕從起。坐書室治官文書。夜必二更餘。方入內室。風雨寒暑無間。每辦一事。必徹始終。反覆辯難。以求其是。嘗言心之職思。愈用愈出。思字之義。以心爲田。田中橫豎二畫。四面俱到。缺一面便不成字。僚屬號公三世佛。謂過去、現在、未來、無不周計也。余司書記。而公善余持論。遇刑名錢穀大事。必招共議。頗多芻蕘之采。余是以樂爲知己用。既敬公正直廉勤。又以公之生年月同先君子。僅後先君子一日。益嚴事之。公亦雅器重余。有國士之目。禮貌視他友加等。故他友皆苦公瑣細。不樂久居。余獨相依六載。覺立身制事之道。師資不少。其後擇主。與公異轍者。輒不就。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豈可苟焉已哉。

玉成有自

余安貧自守。固稟二母訓。不敢隕越。然玉我於成。臨桂中堂陳公實有力焉。而人未之知也。往歲庚辰二

月。余館長洲。有某髯者。蠱余以利。謂非此不足濟貧。且詭玷前輩知名諸君。以相歆動。並導余納賂之術。余笑而不答。髯意余諾也。如其術來。嚴斥之。增賂以復。余甚恐。擬批提主訟人。髯來謁。大詫。余謝曰。主人意也。遂絕之。至七月。余歸應鄉試。代庖者。誤爲所惑。比余九月至館。甫三日而事敗。奉中丞訪究。二人蒼黃竄逸。中丞臨桂公也。於是余私自幸。益悚然於法之不可試。利之不可近。貞初志以迄今。未嘗見棄於大人先生。蓋數十年來。得力全在懷刑二字也。

余既書佐治藥言四十則。示孫甥蘭啓。歸里後偶有記憶。又得二十六則。皆館中所躬行而習言者。命兒子繼坊錄草寄甥續入前編。徵事處頗近果報。藉以相規行益自勉也。乙巳小春五日。龍莊居士跋。

跋續佐治藥言

余以佐治藥言印本貽煥曾．後煥曾謁選人北上．挈其甥蘭啓過余．敍別聯舫．至吳門．蘭啓復出煥曾續纂藥言二十六則．惓惓然條省事之目．申辣手之誡．綴以徵應．而自著師資所由．及懷刑之益．蓋仁人之用心深摯矣．余嘗讀雙節堂贈言集錄．至趙太守書後．具記煥曾辦平湖洋匪始末．以身之去就．爭囚罪出入．卒得平反．慨然於煥曾之善稟慈訓．爲能不撓其志．及見芮明府書後．煥曾之舉於鄉也．其初卷未出房．夜有飛瓦示警．覆校薦售．則又曉然於天之所爲．報煥曾以章二母之教者．固若是其響應也．當煥曾總角時．其大父爲更今名．早信世澤涵濡．韜光必耀．復繼以厥考淇尉公之廉惠．二母之賢節．其發跡固宜．然煥曾鄉舉．即在洋匪獄後．則煥曾之佐治仁恕．不忍遏佚前光之苦心．鬼神不既昭鑒之乎．讀藥言而知不敢負心造孽之語．誓於二母．讀續藥言而知辣手不堪之聯．本於祖訓．嗚呼．煥曾之以佐治名也．其來有自矣．他日以佐人者自爲．推此心而廣之．福世福身．又可易量乎哉．是爲跋．乾隆丙午三月二十一日．鮑廷博書於平江舟次．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佐治藥言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纂者 汪輝祖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E八六九 錢

（本書校對者童振福）